

征稿启事

“厂BA”火热开赛中,全城热情被点燃的同时,也让不少株洲市民陷入对曾经红火的株洲厂矿群众体育运动的“回忆杀”之中。株洲是一座有着悠久工业历史的城市,工业文化深植于城市的血脉。株洲也是一座热爱体育的城市,这里走出过十多位奥运项目世界冠军。籍今天“厂BA”之盛况,本版特推出“热血株洲:重温厂矿体育的辉煌岁月”的系列专栏,诚邀各位曾亲历过株洲厂矿群众体育运动红火岁月的读者朋友们,提笔写下记忆中的与株洲厂矿体育相关的种种。来稿请发送邮件至 zzbbsg@163.com,有图片更好,期待您与我们分享您心中的那段激情岁月。



▲1978年,陈策功(前排右三)带队征战第四届省运会。



▲1978年,株洲市篮球队获第四届省运会冠军。图为夺冠后的队员合影留念。



原株洲市男篮主教练陈策功(91岁)(中央)军委贺龙到这里来

旧事

关于外婆的点滴记忆

陈立勇

外婆离开人世的那一天,倾盆暴雨下个不停,不时伴有雷声和闪电,忽匆匆地往老家赶的我全然不顾雨水打湿了衣裳,泪眼婆娑中,外婆的一点一滴、一颦一笑又浮现在眼前……

外婆是个“爱心”的人。外婆生了四个女儿,我母亲是老大,父亲和母亲结婚后便成了“倒插户”。外婆所在的村庄依山傍水,屋前是清澈见底的便江,屋后是连绵起伏的翠竹山,一年四季鸟语花香,风景优美得如仙境一般。在山里长大的孩子都有一股“野性”,从小我便跟着村里的小伙伴们往山上跑,摘野果子、扯竹笋、拾柴火。而夏天时,每每到了夕阳西下时,我便跟着小伙伴们到河里去洗澡。因为年纪小,不敢下河洗澡,便在沙滩上堆着沙子玩,玩到暮色降临外婆的声音在岸上响起时,才惊醒过来,赶紧往河边洗了手脚,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家里跑。回到家里,外婆的脸色像是要下雨一般阴沉难看,母亲拿起扫帚就要往我屁股上打,知道“闯了祸”的我见了这架势,吓得哇哇大哭,这时外婆如风一般出现在面前,一把抱起我转到内屋去了,一边骂一边作势要打,但我知道她的手落在自己身上时是轻得不能再轻……外婆就是这样呵护着我一天天长大。

外婆是个“多情”的人。外婆16岁就嫁给了外公,当时的外公一贫如洗,家里穷得揭不开锅,但外婆来后,不但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,而且还总是支持鼓励外公“干事创业”。为此,原来就勤劳的外公干起活来更加来劲,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,还盖起了新房子。外公在我大概三四岁的样子就因中风离世了,因为年龄小,我对外公的印象很模糊。外公走后,我常常看到外婆独自一人站在屋后眺望远处的翠竹林泪流满面,我不明所以,也跟着流泪。后来我才知道外公就埋葬在那片翠竹林里。而这时伤感的外婆回过神来,赶紧把我抱在怀中,为我擦掉眼泪,然后给我讲外公的故事,外婆说外公总是叮嘱她把好吃的留给我,说是让我多吃点早点长高长大,长大后帮她挑水劈柴种田耕地,照顾她。外婆说到这里常常哽咽,而这些话,在我朦胧的记忆中也似乎有听外公亲口对我说过。长大后,我常常在想,那时过度劳累的外公是不是早有预感,以至于把照顾外婆这样的重任托护于如此年幼的我?不管怎样,外公外婆相濡以沫的真情却成了我心底最温暖的记忆。

外婆是个“思想”的人。虽然外婆大字不识一个,是个不折不扣的文盲,但她说话的内涵却很高。至今我仍记得她的常用语:亮堂堂。形容人长得好看,她用这三个字;形容东西好吃,她用这三个字;形容事情好,她同样用这三个字。以至于我听到她说这三个字就知道是在夸赞人和事。外婆因为没有上过学堂,总是对我说,长大后要多读书,多学知识,掌握好本领,将来才有出息。这些潜移默化的教诲令我受益匪浅,我想我后来喜欢读书,酷爱文学,显然和外婆苦口婆心的劝导是分不开的。

外婆是个多愁善感的人。到了上学的年龄,我离开了外婆,那时我的父母已到县城工作。从此,我和外婆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,但每逢寒暑假和节假日,我都会去看望外婆。每次外婆都会喜笑颜开地把我迎进屋,然后家长里短地问个不停,她还把家里的“珍藏品”统统拿出来招待我。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,离别时,她总是握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:“你们来时家里热热闹闹,你们走了就冷冷清清……”我于是安慰她,下次放假就回来看看她,她才像个孩子似的微笑起来,然后把我送上通往县城唯一的交通工具——客船。船启动了,我挥手叫她回去。然而,她却一直站在那里痴痴地望着我。船越来越远,她的身影越来越小,

泪早已打湿了我的双眼……

外婆是个坚毅的人。外婆的身子骨一直很好,这得益于她良好的生活习惯,她每次吃饭都细嚼慢咽,而且少食多餐,注意节制,因此年逾七旬仍然身体很好,健步如飞。然而,天有不测之风云,有一次,她走路时不小心摔了一跤,摔断了腿。老人的骨头脆,要接起来是件很难的事,医生们都说她腿是治不好了,以后只能躺在床上度过余生。当时我在外地求学,听闻消息后很是担心,打电话叮嘱母亲一定要医治好外婆的腿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母亲多方打听,得知县里有一个很出名的治跌打的骨科老医生,就把他请了过来。老医生看了外婆的伤情后说:“腿还是可以治好的,只是要吃苦受累……”原来,要治好外婆的腿,要在腿里打钢钉进行固定,然后躺在床上两个月不能动,直到伤口愈合了才能松绑,再取出钢钉慢慢恢复。当时家人都不赞成这种治疗方式,说是外婆一把年纪了,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折腾。然而,当母亲询问外婆意见时,外婆却坚毅地点了点头。是啊,她不想一直躺在床上,成为家人的累赘。外婆做手术时,我已请假回来,打钢钉时我都不忍心看,而外婆却忍着剧痛一声不吭。之后,外婆躺在床上脚不能动,但上半身每隔几个小时就要翻个边,怕躺久了半身不遂。然而,她的身子只要一动,就会牵动脚而引发钻心的痛,外婆也常常因此痛得汗如雨下。我细心为她擦汗,总是鼓励她,陪她聊天讲故事。三个月后,外婆腿上的钢钉取下来了,当地拉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出现在村里时,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更大的奇迹还在后面,半年后,外婆竟然可以不用手中的拐杖和往常一样自由行走,这成了当时村里人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后来,每次到外婆家,看着她床边那根布满灰尘的拐杖,我都会感慨良久,我知道外婆的坚毅影响了我的一生,让我在艰难困苦中不言放弃,奋勇向前。

外婆是个“向善”的人。外婆是什么时候开始热衷佛事的已无从得知,大致推断应该是外公去世后,以求佛的方式来找到精神的寄托。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附近的寺庙烧香拜佛,别人问她为什么要这么热衷佛事,她总是说:“修今世家人平安,修来世大福大贵。”每次拜佛回来,她早晚都要念上一段佛经,有时还教我一起念。我不知道,大字不识一个的她是如何记住这洋洋洒洒成千上万的佛经的。我只知道,她所念的佛经的内容大抵是“向善”的。她甚至说,晚上走路时,嘴里念上佛经就能“逢凶化吉”。我还知道,外婆在拜佛的过程是修身养性的过程,既锻炼了身体,又结交了佛道中人,再加之她无欲无求的良好心态和人为善的处事风格,这是她能活到近百岁的奥秘所在。

外婆90岁大寿时,我们这些后辈们从四处八面赶回来为她祝寿,看着她安康的身体,亲人们都说她活到100岁没有一点问题的。于是我们约好,当外婆100岁生日时,一定举行更加隆重的庆祝仪式。

然而,随着年龄的增大,外婆的身体还是有了明显变化,她的头发已经全部花白,而且耳朵也不好使,我们要说很大声,她才能听清楚说什么。同时,外婆的神志也变得糊涂起来。然而,每当我去看她时,她却总是第一时间叫出我的名字。每每这时,我心中总是五味杂陈。其实,我早就想以“采访”的方式记录下她的一生,只是自从她耳朵不好使后,已经无法进行深入交流,这也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

外婆在99岁时安静地走了。外婆走后后的一个月,我的儿子诞生了,我一直认为这是外婆对我的庇护,也是生命的延续。

▲年逾九旬的陈策功接受媒体采访,回忆当年厂矿篮球的辉煌岁月。

篮坛名宿陈策功的篮球往事

刘云涛



今年夏天,制造名城株洲的厂BA热度比酷暑还热。位于河西体育中心篮球馆“篮球万岁”的呐喊声响彻云霄,历时一个多月的厂BA夏季嘉年华也迎来了终场时刻,人们期待着醴陵企联队和湘潭代表队两支劲旅能在总决赛中重演45年前那场激动人心的场面。

厂矿篮球是几代株洲人的回忆。作为湖南省第一位高级篮球教练,陈策功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广大球迷而言,多少有些陌生,而对亲历过当年株洲职工篮球辉煌往事的过来人而言,可是再熟悉不过。近日,笔者有幸到年逾九旬的陈策功老人家中做客,与陈老聊了不少与株洲厂矿篮球的往事。陈老精神矍铄,眼光光亮,说起那些年的篮球故事如数家珍。在氤氲的茶香中,通过陈老的讲述和一本证书、一张张照片,了解到他与篮球的不解之缘,也可以从中窥见株洲厂矿篮球的发展之路。

陈策功和篮球的往事,还要从68年前说起。1955年9月,陈策功从中南体院(武汉体育学院前身)大专毕业,被分配到刚刚筹办的株洲市委工作。那时的市委只有他一个科班生。无人问津,无场地,亦无教练编制,他凭借着所学的丰富理论知识与运动天赋,因地制宜,以篮球训练为抓手,带动田径和其他球类运动,并根据株洲这个工业城市的特点,在普及群众体育运动中把重点放在有广泛基础的篮球运动上。

从事篮球训练大半辈子,陈老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78年的第四届省运会,株洲和湘潭争夺男子篮球冠军的激烈精彩场面。他还记得,是9月11日晚,人流如潮水一样涌向长沙市体育馆,五千多名观众挤满了体育馆的比赛大厅,争相观看观众所关注的省运会上篮球比赛的最后一场夺魁之战——株洲对湘潭的比赛。株洲市和湘潭地区男子篮球队,是此次省运会上两支篮球劲旅。这两支在厂矿工人为主体的业余篮球队当年曾多次交锋,互有胜负。在那届省运会第一阶段比赛中,两个队都所向披靡,以六战六胜的优秀成绩,分别获得涟源赛区 and 吉首赛区的第一名。第二阶段会师长沙,他们屡战屡胜,双方都有着争夺冠军的雄心和实力。当晚两强相遇,竟竟冠花落谁家,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兴趣。

8时55分,战幕拉开,双方都列出了最强的阵容,发挥着各自的特长。株洲队队员的身材比湘潭队略矮,全队平均身高一米八三,但队员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四岁,他们体力好,速度快,弹跳力强,是个以快攻著称的“小老虎队”。比赛时,他们运用了全场紧逼,中场堵截,形成“夹击”态势的战术,全攻全守,以快制高,争取主动。湘潭队平均身高一米八六,身高一米九以上的队员就有四人。他们充分利用身材高大的有利条件,占据空中优势,积极防守,严密封锁篮下,一旦获得反击的机会,便全线出击,打出了不少干净利落的快球。

株洲队由于前场夹击的战术收到极好的效果,连续断了湘潭队的几个好

球。在进攻时,他们又打得非常灵巧,5号易再华、11号易健康和10号黄国忠多次破篮成功,12号刘安新和8号肖肖健的中投命中率也较高,因而比分一直领先。湘潭队由于传球失误较多,上半时的比赛进行到十分钟时,以20比30落后10分。为了挽回局势,湘潭队及时调整了阵容,改变了打法,以14号姜凤仪替换8号,加强外围突破;同时换上了高个子老中锋谭吕荣,以3个身高一米九以上的队员,由二一联防改成二二联防,进一步加强阵地防守,更好地控制了篮板。到16分钟时,比分曾追成33比34,湘潭队仅落后一分。这时教练陈策功请求暂停,他强调进一步运用夹击和快攻的打法,因而占据了优势。湘潭队虽几经努力,上半场结束仍以37比46落后了9分。

下半场双方基本阵容未变。株洲队继续发扬快攻的特点,同时奋力争夺篮板球,始终掌握着场上的主动权。激战到五分钟时,株洲队11号主力五次犯规下场,由9号替补上,场上仍保持稳定。湘潭队五次犯规离场,虽然替换了年轻体力好的队员上场,但对整个队的战斗力还是产生了影响。眼看湘潭队的比分正在不断上升,陈策功及时要求暂停,他指导队员针对湘潭队篮下防守较严的特点,大胆运用中远距离投篮的战术,之后9号、12号、10号都接连建功。此后株洲队12号核心队员又犯规下场,控球这大挫了湘潭队的力量,湘潭队尽管也有一名主力犯规下场,还是可以趁势猛追。然而这时湘潭队的攻势不够勇猛,而株洲队的队员仍然敢打敢拼,愈战愈勇,最终以90比78的比分赢得了胜利,荣获了此次省运会男子篮球赛的冠军。

时隔40多年,陈老仍能叫出当时上场的各厂矿主力队员的名字,选矿厂的肖肖健、肖肖健,选煤厂的肖肖健,冶炼厂的刘安新,铁路车辆段易再华,郊区保险粉厂的王石煤……

陈策功在篮球场上驰骋30多年,一生执念篮球事业。他自己选材,自己训练,先后为省专业队输送运动员20名,为体育院校输送运动员6名,为部队工作队输送运动员2名,特别是为厂矿企业代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篮球运动员。我市各个厂矿,到处都有他的学生,他所带队的运动员曾代表我市参加全省比赛获得五次冠军,又曾借调到省体委集训少年男子篮球,参加全国少年分区赛,获第三名,他本人亦是当年株洲厂矿篮球黄金时代的灵魂人物。

几十年的时光倏然流逝,如今的陈策功已退休多年,庆幸的是,株洲的篮球氛围仍然热烈,厂BA比赛现场火爆,座无虚席,更引得视频直播报道,作为株洲篮球运动项目从无到有奠基人之一的陈策功,自然也倍感自豪和欣慰。

夏日清凉,河水悠长

赵鹏飞

儿时,一到夏天,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到老家的河里游泳。吃过午饭,叫上一群小伙伴,顶着烈日,说说笑笑地向河那边奔去……

那条河的河水清如明镜,川流不息。我至今也不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,不知道它最终又流向了何方。因为这条河,我这个北方女孩子的童年便与水有了牵连,夏日也清凉,好玩了起来。

每次去河边前,小伙伴们就会聚在一起,大家结伴而行,在村口乘凉的大人们总是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。我懵懂,为什么人长大了,他们就不到河里游泳了呢?

那条河在山脚下,而我们村在山上,通往河的山路,要下坡,还要经过一片山桃林。路过那片山桃林时,大家总会逗弄好一会儿,山桃还没熟透,就被我们摘得所剩无几了,偶尔我们也尝尝桃子,但大多时候,它们是被当作“球”扔在水里玩的。

下了山,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,终于瞥到了河的影子,我们变得兴奋无比,恨不得一下子就跳进水里。也不知是谁规定的,这汪水是女生游泳的地方,那汪水是男生游泳的地方。男生的“游泳池”比较深,紧挨着一座七八米高的山坡。而我们的“游泳池”相对较浅,刚刚到腰,旁边是一块大概三十平方米的石板。男生喜欢跳水,而我们则喜欢在游完泳后,躺在石板上晒太阳。

在水里,我们除了狗刨式游泳之外,还玩各种游戏。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摸石头了。我们先找一块石头,接着让一个小伙伴把这块石头藏到河底,然后其他人一起找,谁先找到,谁就是赢家。这个游戏说着简单,做起来可不容易,要想找到石头,必须会在水里憋气,还要敢在水里睁眼睛。我们那时可没有泳镜戴呀。大家最喜欢的环节,就是找到石头的那一刻。我们排排站,向找到石头的那个人撒水,有点儿像飞机“过水门”,但最终往往都是以混乱的打水仗结束……

直到再也没有力气在水里折腾了,大家才舍得上岸,像海狗一般懒洋洋地躺在石板上晒太阳。那会儿的太阳已西斜,没有了正午的炙烤,反而有一种柔柔的温暖,就像漆黑夜里小橘灯发出的光。河水终于平静下来,它似乎也累了,有点儿宠溺地喷着着我们怎么那么爱折腾。但我们知道这条河永远都不会嫌弃我们,永远欢迎我们找它玩耍。可自从读了初中,尽管我也会时不时地到河边走走,但很少下水游泳了。儿时不懂,人长大了怎么就不在河水里玩了?其实我现在依然不懂。也许,那山野的河水只属于纯真的童年,长大了,便不再有那种在大自然中恣意潇洒的勇气了吧?于是,童年那份独有的夏日清凉,也随着悠长的河水悄然流向了不知名的远方。